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八目錄

題跋一

題王舟州所藏鍾元常真蹟

題黃素黃庭經

題北榻黃庭經

題宋榻定武蘭亭叙

題蘭亭叙

題快雪帖

題宋榻十七帖

題聖教序

題書斷劉德升贊後

題張長史草書

題褚河南哀冊文

題餘清品孫虔禮草書千文



題柳誠懸真蹟

題顏真卿墨刻

題顏真卿坐位帖

題顏魯公送裴將軍詩真蹟

題林藻深慰帖

題歐陽率更化度寺碑

題宋高宗真蹟

題淳化閣帖

題淳化閣帖蒼頡書

題星鳳樓帖

題淳熙祕閣續帖

題文與可真蹟

題蔡忠惠真蹟

題蘇東坡羅池廟碑

題薛尚功鐘鼎篆

題范文正公伯彞頌

題歐陽文忠集古錄

題朱考亭真蹟

題張即之真蹟

題米元章詩卷

題米芾真蹟

題米元章真蹟

題千文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八

羅浮張 萱孟奇甫著

題跋一

題王弇州所藏鍾元常真蹟

鍾元常薦季直表真蹟常爲公所得其跋語竄訛亦竄核先是吳文定公嘗爲沈石田跋之曰史載鍾太傅事魏殊有偉績此表又見其爲國不蔽賢之美其書平生所見惟石刻耳若真蹟之行於世者僅此啓南所藏法書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

上也在匏庵集中文定公書家者流亦精於賞鑒其跋當不妄而弁州不一及之豈此表入公手時文定公跋已亡去耶

題黃素黃庭經

余閱黃庭舊刻多矣卽所藏數種皆非僞本然未有陶秀實學士跋語見於末者此本余蓋得於長安肆中書賈弟知文太史徵仲手跋足爲此帖曹丘不知此帖已得陶學士爲伯樂也余按海岳名言陶學士所跋者未有真書胎僊二字及陳氏圖書錢氏忠孝之家兩印今胎僊字迺作行書胎又作台不能無疑黃曾直謂爲徐季海所摹者徵仲以爲然余亦不敢信也第字勢瘦勁有餘而不至露骨斷非宋以後人所能辦若以余北昏本眎之便覺微有差等此於無佛處亦足稱尊耳今人去徵仲幾何時欲求徵仲真蹟已不可得况右軍之真蹟乎故曰孔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若斯可矣今世所行半皆陽虎泰山梁木之悲其何能已徵仲故名躡字徵明中年迺以字行此跋猶自

稱璧當是少年時書故爾娟秀都玄敬名穆亦究
心八灑者惜其遺蹟不少槩見

此帖在宋時名黃素黃庭經米元章曰右軍真書
惟此書及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果表等帖耳蘭
亭洛神皆行書餘皆草書也右軍草十行散行書
一字行書十行敵真書一字此書是鎡鋒筆行書
恐非右軍第無褚薛體或六朝人所作余亦以為
然米又云押縫有鍾紹京小印今無之陶秀實跋
語後有時日降麻以京兆安彥威兼副都統十一

字今亦無之余亦謂此帖亦非陶秀實所跋原蹟
入石乃後人摹本也昔人題識書畫既書年月姓
名之後復書數字或數語余往往於古書畫中見
之此臨摹者不解妄以意刪削耳元章書家董狐
以此真蹟爲甲觀此刻卽非陶跋原蹟而以諸家
黃庭經較之亦當作乙觀也

帖末有李孝廣印孝廣濮州人丞相廸之孫嘗官
秘閣所藏古書畫最富有王右軍黃麻緜書十餘
帖其內鶻等不佳一帖米元章尊人與丞相子東

西園集卷之二十七
三
之善以賭奕得之元章曰此黃素黃庭經與鸚鵡等
帖皆右軍名札世未見其比也不知元章亦曾見
此真蹟否丞相廸字復古東之字公明亦官少師
孝廣宋史未載

偶閱海岳書史此卷黃素縝密上下是烏絲織成
欄其間用朱墨界行古之素卽今之絹也故古詩
有織縑織素之語今人絹素並言大誤然古人亦
嘗謂縝爲絹蘇子瞻爲孟訪作字乃絹也誤以爲
縝子瞻自笑醉甚未免看朱成碧因悟紙非絹類
而古亦有呼縝爲縑者以縝爲絹得非絹縑同音
之誤耶

題北榻黃庭經

王右軍寫經換鵝詳具晉書張彥遠法書苑武平
一徐氏漢書記徐浩古蹟記黃伯思東觀餘論程
大昌演繁露及雲僊雜記彼此辨詰如訟蘭亭而
雲僊近是李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爲寫黃庭
換白鵝又詩云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
道德筆精妍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問主人蓋黃

庭經之換鵝右軍以書得鵝道德經之得鶩道士以鶩換書自是兩事第不知鶩之主人皆雲礪邨中同此劉姓羽流否耳陶弘景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黃伯思亦云黃庭始見於梁代或宋齊人書若然則黃庭真蹟不復留人間矣張彥遠曰褚遂良審定右軍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六十行武平一曰曾在禁中見則天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黃庭經在焉徐浩曰玄宗時大正書以黃

庭爲第一故張懷瓘書估曰樂毅黃庭但得數卷使爲國寶黃庭真蹟疑又尚存黃伯思宋人也宜未及見矣陶弘景云右軍時僅一百五十餘年豈有存於唐者不存於梁而弘景胡然未見耶伯思又云黃庭有數本或響榻或刊刻嘗得一本字勢多做歐陽率更復在洛中見承直郎李鵬舉家所畜者乃褚登善所摹單郭未填筆勢精善名曰玉軸黃庭中有五行爲周越摹換之今世所行黃庭必非哲嗣明甚亦未知其去真蹟爲孫乎爲曾爲

玄乎抑羸之祝而儻之重乎余按右軍晉永和癸丑書蘭亭丁巳書黃庭皆稱名蹟蘭亭入唐尚獲以殉昭陵而黃庭入梁輒若存若亡何也然黃庭傳世重摹鬪勒不啻百家而道德經不惟真蹟入絕卽古今書家者流卒未聞有一人重摹一言談及者又何也豈傳世名書亦有遇有不遇邪以余所見黃庭數十本亦不出兩種一秦州本而骨勝一越州本而肉勝惟北本則肉骨適均卽非哲嗣亦是雲仍友人董玄宰嘗爲余言今潁上縣野井中有光怪燭天探之得石數片乃黃庭經也以鐵綫束之幸爲完物玄宰搦一本以示余不知摹手爲誰第不及北刻遠甚而北刻又以北締爲最勝然世鮮有藏者此帖締旣橫簾質鬆而厚拂墨處如薄雲之過青天不施油蠟正如趙希鵠所稱其爲北締可望而知余藏數本皆不敢雁行也萬曆丙午于役金陵購於亡友新安吳孝父家半載餐錢爲之一洗帖末陳公子野手跋詩旣清麗筆亦娟秀獨鐵筍道人一跋斷爲僞筆而楷灑尚有佳

處可備黃庭捉刀不欲遽棄之嗟嗟右軍書蘭亭
年三十三書黃庭年三十七余年五十餘七六欲
從前人殘縑遺潘中望其脚汗亦不可得學書
時未及以一杯澆四日墓門耶爲之掩卷一嘆萬
曆甲寅九日西園公書於論世區

題宋搨定武蘭亭叙

宋德祐間賈師憲被罪籍其家得蘭亭叙百六八
千匪桑世昌蘭亭博議王氏所藏石本蘭亭序爲
十帙凡百六卷以定武本而諸本副之故昔人謂

古今論蘭亭若聚訟然亦未有以定武爲冠者余
藏此本卽不必仰字如鍼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
丁形其爲定武無疑第以余所見定武本最知名
者尚有六焉一湍流帶右天五字皆鑿損世謂之
五字損本迺薛紹彭所得初刻或云紹彭所爲別
本以易初刻者也此本五字皆全矣一天字不全
而字皆瘦勁一肥而天字全此本故瘦勁天字又
全矣一崇山字中斷第六七八行破裂開絲竹管
絃之一觴一詠亦足以是日也十一字榮苞曰定

武脩城役夫得之土中此本十六字無一損者一
亭列幽盛遊古不羣殊九字皆損此本則九字皆
全一棗木刻湍流映右天亦五字皆全此本鐫刻
轉折處鋒鏃刺眼亦非木本較彼六本無一合焉
豈卽紹彭所得厨中故物未及鑿損爲定武初刻
耶諦觀卷末諸題識皆名賢真蹟有賈師憲諸圖
章章亦八千匣中之一耶又有秦氏圖章當是檜
之子嬉嬉藏法書甚富精賞鑒此本非僞帖亦無
疑獨沈揆一跋與桑世昌所載揆語同異相半右
有蘭亭之齋及與謙二印夫與謙非揆字蘭亭之
齋疑是王姓其楷法又弗精必非揆筆此亦賈後
儉以給俗眼者不足爲此帖之累獨誤爲秦賈兩
家所妮何異落管妓家入伶人手是殺狐林後又
一石耳今萃而藏於寶研池頭宋景文不敢據爲
己物者我子孫得而據之宜何如以爲寶耶萬曆
甲寅中元日重裝西園公書

定武禛帖自薛道祖得之始大行於世道祖嘗手
臨數本一真蹟在婁東王尚書元美家二十年前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八 九
余遊金昌獲寓目焉有宋人蘭亭圖半幀冠於首
歲戊申余幸分司吳關尚書哲嗣周伯天官數過
關署余欲再索觀之則轉而之宅矣周伯曰人失
之人得之何憾余曰人何必得已何必失相與一
笑萬曆己酉賦閒居士書於文隱堂時階芸乍秀
篋蠹潛驅披玩忘餐留連浮白梁間語燕竹裏啼
鴛若對主人共茲幽暢

裨帖自定武外爲余所未見而見於宅書者難以
悉數姑錄其名目可數者以示兒輩定武六本之

先有御府本凡四種定武之後有會稽本有婺女
本有豫章本皆三種有丹丘本臨川本凡二種又
有洛陽有邯鄲有七閩有括蒼有金陵有上饒有
景陵有九江有龍舒有八桂有永嘉有常德有南
嶽凡十三本其以人而名者凡二十七本周安惠氏
陳氏三米氏陶氏諸葛氏陸柬之氏章氏盧
氏徐滋氏又杵本者昔人剗地而得之有柄有竅
初名杵蘭亭或曰褚又唐硬黃本薛紹彭勒唐榻
本也又玉枕本者政和間管官闕役夫有一小石

作枕有刻畫中貴跡之乃裨帖也第已殘闕止五十一字又殘石本舊作二塊前一塊有悲夫右及雖殊事一也復之覽文十三字下有小字云蘇氏太簡一塊複製爲二字已湯滅但彷彿先世名玩文五字可辨耳又無名本會字前後有云蘭亭臨搨傳刻諸家所收極多未有及此者不知誰書又松窓襍錄所載玄宗先天時異物如西蜀織成蘭亭叙是其一也凡此尚不滿百種賈師憲八千匣果皆名刻否乎夫訟蘭亭者不過肥瘦兩端余謂評書如評美人丰神爲主耳玉環飛燕誰得而愛憎之蔡山父以蘭亭殉昭陵真蹟不復出摹搨豈無誤拓本徒彷彿定武而外區區肥瘦何必聚訟哉

題蘭亭叙

世謂臨摹者不逼真非妙手也余謂不然昔王大令竊效右軍醉筆右軍觀之嘆其過醉大令始媿服以爲不可及此其形體當極相肖而中有不可亂者如此故文正公謂效古人書者在意不在形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真知言也右軍襟序臨摹何止百家第必時時露
已筆意不失自家面目者乃稱善本夫優孟之效
孫叔敖豈非其鬚眉軀幹而盡效之耶

題快雪帖

王右軍真蹟今世所傳者皆摹本也後人皆已勒
諸石矣獨蘇子瞻云逸少有竹葉帖長安水丘氏
常藏之三十年前止見一摹本今亦不傳又逸少
有此事帖凡二十字嘗爲金源氏物章宗數印今
猶爛然其發題亦其手書吳文定公竟嘗手跋之

余訪之吳中卒無一見者何也惟快雪時晴一帖
今爲友人王伯毅所藏如護頭日至構亭曰快雪
以貯之余曾借觀一月伯毅有求售意惜力薄不
能應吳中鐫工有章藻者已摹勒於墨池堂帖中
亦能不失舊觀獨藻俗工也往往以其技我冠褒
衣與縉紳先生並肩抗衡里人皆目攝之余分司
金昌日欲鐫一石召之來旣索重餼又不能住余
斥之去縉紳先生皆稱快焉墨池堂帖遂不行

題宋搨十七帖

王右軍十七帖世所傳刻本數十種其形體意能無一同者皆後人以意臨倣謂能得其神便可畧其形耳余不敢以爲然形旣非古神能離今耶臨池者須先從古人形體處較勘一番方可索古人之神於形體之外天中節九翁書

余所藏十七帖十餘種刻雖有新舊皆善本也青李來禽帖皆真書獨此帖草書豈右軍當時小小往來一赫蹏亦嘗兩書耶古今評書無及此者何以故甲寅夏五

題聖教序

聖教序唐僧懷仁集王右軍書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侶建立於弘福寺中其末有于志寧來濟許敬宗李義府題名文林郎諸葛神力勒石武騎尉朱靜藏鐫字歷世已久古今臨池者皆爭購之邕槌之聲四起不絕遂分爲兩今世市賈所售皆木板翻刻者也非惟初刻完碑不可復得卽新搨果爲關中斷碑亦一迥數金矣余購得此本乃吳中故大中丞韓公雍家所藏碑旣完好且爲

宋搨無疑亦寶研池頭一完璧也第此序褚登善
嘗書之亦有三本 永徽四年癸丑十月十五日
建一永徽四年十二月朔十日建一龍朔三年癸
亥六月二十三日建其字有肥瘦方圓不同若出
三手是登善書此碑已二十年而懷仁始集右軍
書也登善居唐初書名烜赫一時世爭以爲寶者
不應懷仁復爲此書豈貞珉二十年卽殘爛而懷
仁乃集右軍書以補之耶抑唐初沙門中故多知
書者亦有以登善之書不如右軍故集右軍書爲

聖製重耶懷仁一碑與登善三碑皆建於弘福寺
是一寺而四碑並建余不得其說矣或謂登善止
書一碑皆爲後人臨摹故有三本字畫不同亦未
可知余居長安日嘗購得登善一肥本者較之懷
仁集本政如秦青韓娥同度一曲梁塵並落流雲
皆過誰得而軒輊之歲丙午予役金陵暫爾還里
因寓行筭於金陵舊館此碑在焉併爲摹攸奪去
詢之海內好事家謂登善瘦本尚可購而肥本當
永絕矣每閱懷仁集本未嘗不悵望於延津也

題書斷劉德升贊後

唐張懷瓘書斷有劉德升者胡昭鍾繇皆師其法
今用脩據董北苑誤以德升爲景升至引三國志
註以證之誤矣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景升迺劉表
之字北苑元人恐不如唐人懷瓘專精書學者之
可信也余謬疑耀嘗從用脩之說今始自覺其誤

題張長史草書

長史以草書得顛名朝溪先生謂其以顛得草書
名非惟不知長史亦不知書者也長史草書真蹟
余不及見第從石刻摹索之何嘗有一顛筆乎益
精熟至於入神故縱橫沓拖無不由已反覆諦觀
無一點一畫不從法度中來誠如魯直之言卽吾
先師所云從心所欲者書學不及長史不宜仰窺
長史也長史真蹟非惟今世不復得卽唐秘閣中
所藏亦鮮矣宋潛溪言曾見長史有酒德頌真蹟
今不復傳何也

題褚河南哀冊文

王元美所得褚河南哀冊文卽吳文定公嘗爲吳

江史明古所跋者余幸獲觀之文中大行及崩字皆加塗改蓋前代嘗獻諸秘府故為時諱如此明古名鑑嘗與李太僕貞伯聯句於大石者元美初購此帖史氏子孫必寫先人諱故割去文定公跋語元美不及知耳

題餘清墨孫虔禮草書千文

虔禮草書昔賢皆謂其入二王之室在唐世無能出其右者今世所行書譜余無間然矣此千字與書譜若出兩手亦虔禮自與虔禮相周旋耳仰矚

二王固非優孟之於孫叔敖亦非虎賁之於蔡中郎也米海岳亦云虔禮千文當是少年筆固疑之矣余友邢君侗焦君竝董君其昌皆書家龍象亦書家董狐胡然自曲其筆耶惟黃君輝始疑其與書譜稍異然猶不能堅決其說海岳有詩曰誠懸尚復誤疑似有渭方能辨淫水邢焦董黃諸君子跋語具在豈渭水皆未沾唇耶昔賢常謂能書者未必能鑒余能鑒未必能書也亦宜九翁題寶章待訪錄謂虔禮草書千文真蹟黃麻緝書押

縫有梁秀收閱字印及王氏圖書二印王氏圖書
四字隨圈四轉此帖余常見之緝非黃麻乃油
耳又無王梁二印豈後人臨本抑虞禮所書不止
一本耶余嘗以此詰用卿用卿不能對乙卯夏五
月西園公題

題柳誠懸真蹟

書家嘗謂顏筋柳骨此語誠然余見二公真蹟頗
多平原楷瀟端嚴筋絡溢於毫楮而行書則流動
處首尾貫串渾無端倪河東弦直鐵屈可以扛鼎
拔山其深穩蘊藉與世所行石刻矜持約束者若
兩手然彼論書而專尚筋骨此偏至之談也

題顏真卿墨刻

王元美秣苑卮言顏書送裴將軍真蹟尚存吳中
余遊吳中最久數從好事家欲快一見而不可得
第得錫山安氏石本而已歲戊申分司金昌客有
以此卷求售者價數百金余不敢問因借閱旬日
其楷書咄咄逼真惟行書鉤筆雖精填筆尚露痕
迹亦一名手所作者且紙筆及圖章硃色皆非舊

物可望而知其僞也余笑而謝之客不敢對久之復以顏書一卷來則朱巨川告身真蹟也客曰前送裴詩果非真蹟公之鑒神矣此告身亦僞筆也公其謂何余一展玩輒笑而謝曰余眼固有鬼者何足以知此第聞顏書朱巨川告身有兩絹本一不書誥文止書吏部尚書四字末題建中八年三月日中有一大說字前後有紹興小璽今藏携李項氏家已爲一貴勢所得一爲文氏停雲館勒石者故太宰陸全卿完所跋千餘言卽此卷也第亦爲雲間陳繼儒仲醇所得至署寶顏堂以自詫矣仲醇擁重貲勇於收藏此卷何至闌出作右軍借船帖若亦何至遽作京師書僧孫盈耶余力薄固不能爲潞州盧恐仲醇亦未必如北山盧耳客亦大笑遂謝去蓋吳兒巧於僞作亦巧於僞售謂余薄有賞鑒名故以黷我始則以虎賁爲中郎而不能售其僞仍急之仲醇家假此卷以覘余妄意余亦以中郎爲虎賁也其巧於黷人又如此

題顏真卿坐位帖

顏書真蹟尚存於世者鹿脯帖今藏友人王辰玉
爲家余獲見之相傳帖末有王冲隱跋語王名持
字正叔長安人今跋已亡去辰玉游岱此卷當爲
楚弓矣爭坐位帖往爲安師文家所藏者今止存
前段爲携李項家所藏惜未之見也

題顏魯公送裴將軍詩真蹟

人之書蹟不同有如其面評書不同亦如其書蘇
子瞻嘗言書日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米元章
乃曰挑踢太過無平淡天成之趣爲後世醜恠惡

札之祖噫亦已甚矣此魯公真蹟送裴將軍詩半
真半草半篆半隸錯雜紛披間亦有如元章所護
評者東坡豈皆見其瑜而忘其瑕南宮亦豈皆見
其瑕而忘其瑜耶東坡又嘗稱南宮書爲超逸入
神而南宮對神宗至嘗東坡爲畫字彼此相瑕瑜
又何霄壤也二公高下非末學所敢輕議古人口
入門各自媚又何必若聚訟哉

題林藻深慰帖

宣和書譜有唐人林藻深慰帖今停雲館帖已載

之偶閱懷麓堂集乃知此帖真蹟爲吳文定公所藏李文正公手跋曰帖僅一緜歷數百年而不失可謂難矣第跋曰藻字緯乾莆田人唐貞明中進士嘗試合浦還珠賦世謂神助歷官嶺南節度副使父曰披爲饒陽郡守有子九人皆爲刺史世所稱九牧林是也余按史止有林蘊者字復夢亦貞明進士嘗爲邵州刺史父披以臨汀令遷別駕而林藻史未載也因考廣東通志唐節度使及副使凡六十人亦未載藻第考閩通志貞觀七年尹

樞榜止藻一人登第文正之言當不妄而又無林蘊何也表注云藻見人物志而志又止載蘊一人又未載藻何也閩志云披有子莘等八人皆爲刺史蓋兼披言之故稱九牧文正公謂披有子九人皆爲郡守兩通志皆淺陋不足徵新舊唐書可徵也文正以博古聞豈無所據而云然耶歐陽文忠集古錄往往因古人碑碣以正史氏之訛余於此帖而知郡邑志乘皆傳疑卽古今國史亦疑府也

題歐陽率更化度寺碑

率更此碑書家謂當出九成宮上余所藏本殊不見佳久居京邸聞張英公家所藏者趙松雪揭曼碩夔子山皆有題識周馳云刻石久已羽化則英公所藏當是二百年前物而余所藏乃新刻也今幸見此帖卽英公所藏者亦鋒芒太露謝端謂藏鋒王沂謂神氣深隱余不能不反唇也深於書者必能辨之

題宋高宗真蹟

今雲杜友人李君維柱藏有高宗楷書國風十四章馬和之所圖者余寶玩之數月惜力薄不能購也又於錢唐見携李頂氏所藏高宗書幽風一卷自七月至狼跋凡七段其圖亦和之筆高宗常云寫字當寫經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故每書毛詩必虛其左令和之圖焉此二蹟皆希世之珍也高宗又嘗手書龍王勅在携李三塔寺寺僧至今猶寶而藏之余數過携李不能如蕭翼之賺蘭亭至今猶以爲恨

題宋高宗真蹟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八
余嘗於武林友人處見高宗真蹟養生論一卷真
草相間蓋用智永千文體也後有德壽御書印硃
色如新德壽宮名高宗爲太上皇時所居者按史
高宗八十有一乃崩豈亦有得於養生之說與其
書此論當是倦勤時年過耳順矣而筆法精密無
一點一畫懈弛者史稱高宗博學強記至老不倦
信不誣也李後主謂老來書亦老如諸葛亮董戎
韋獻接敵舉板輿自隨以白羽扇麾軍不見風骨
者此爲淺學言耳

題淳化閣帖

宋有兩王著摹勒淳化閣帖者卽蜀人官至翰林
侍書宋史未載所載者翰林學士字成象單父人
漢第進士在周已爲翰林學士開寶元年加兵部
卽中卒少有俊才多酒失故不獲大用未嘗以書
名

題淳化閣帖蒼頡書

二十八字卽淳化閣帖第五卷所載者周人旣不
能識矣李斯胡從而識其八叔孫通又胡從而識

其十二余按李斯所識八字謂為上天作命皇辟
 迭王此廼寇謙之所纂黑帝安和國王禁文也今
 二十八字具在李斯又未明言某字當作某字而
 叔孫所識十二字不知李斯所識者亦在其中否
 胡不明言以傳於世也黃長曆以此書為偽筆固
 當余謂斯通亦非真識也余又按蒼頡衙人衙音
 卽今鳳翔縣其廟碑倉作蒼銘曰穆穆聖蒼故後
 世有蒼舒氏王克論衡作倉謂春秋倉葛卽其後
 也未知孰是古今傳記皆謂頡與沮洳嘗為黃帝

史官始制文字故曰史皇而丹壺記禪通之紀
 劉史皇春秋歷命叙演孔圖元命苞帝王外紀淮
 南子皆云倉頡傳十一世而後為栢皇栢皇傳五
 世而後為黃帝其世代相遠若此司馬遷黃帝紀
 並未言黃帝制文字亦未言黃帝史官為倉頡故
 崔瑗蔡邕曹植張揖索靖顧野王孔穎達皆以頡
 為古之帝者在伏羲之前蓋得之矣韋誕傳云皇
 甫謚革皆以頡為皇帝史官者則宋衷世本之註
 誤之宋之諸儒未見其書亦交相援引以為世本

可信而世本曷有是乎惟內傳云黃帝命沮涌作
雲書孔甲爲史官以紀言動故漢志有孔甲八篇
田蚡常習之而謂頡爲黃帝史官者固誤卽以文
字爲始於倉頡恐亦誤也玉經隱注三皇天文謂
之太上玉冊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故真誥曰八
會文章之祖也三五歷天皇氏之世秉籙司契爲
龍鳳雲篆之章以演八會之靈書此非文字而何
是倉頡之前文字已萌獨太微黃書曰靈書八會
字無正形謂點畫尚未區別至倉頡生而登陽虛

之山臨玄扈洛汭之水河圖綠字呈焉頡始因之
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流峙之
形以區別文字之點畫而窮天地之變周萬民之
用爲百王憲耳前賢謂倉頡二十八字有畫卦意
謂頡書雖出於龜文鳥跡實根六十四卦之畫畫
非字而字不能離畫以成文頡第緣伏羲氏以損
益錯綜之爾是亦以頡果爲黃帝史官不知頡先
於伏羲尚數十餘世也若禹粟鬼哭高誘注淮南
子固爲臆說張彥遠古今名畫記又謂上天不能

藏其秘故雨粟鬼神不能遁其形故夜哭是亦高
誘之說也夫伯禹播植嘉穀誕降矣京房易以歲
大饑天雨粟而後代之雨穀雨黍雨稷雨米雨豆
載在傳記者不一而足或災或祥或應或不應又
何說以處此王克論衡乃謂倉頡作書何非何惡
而致此恠迺適與之會似亦一說第鄂州圖經李
陽冰嘗篆鄂字从四口作鄂鬼亦夜哭余謂鬼非
自哭蓋爲世人哭耳鵠冠子曰有一二卽有千百
有千百卽有計算有計算卽有文字有文字卽有

機械而天下之禍不可勝窮矣今楚粵巴蜀間溪
蠻峒僚頑獷殊常而狂獠自若其俗荆木示信苑
生以之亦猶結繩之遺也故安居飽食於人無爭
不幸而內地亡命之徒闖入其中教以文字遂令
狙詐日起利爪距而尋干戈鼎沸魚爛不底於滅
亡不已者則文字爲之祟也故余嘗謂圖出河書
出洛天地所以開文明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
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夫夫夫以決小人之
卦書契以決小人之僞者也惡知夫僞者未必決

而決者復僞乎惡知夫治百官者正以亂百官而
察萬民者亦以惑萬民乎故三代而上文字之用
自墳典鼎彝外無所施焉三代而下然後文字日
繁淫詞詖說滋蔓霄壤章句之學如凝脂而奇袤
之日如秋荼文者侮俗奸者舞文遂至讀易卜姦
說詩拍冢世皆以爲末世則然而不知皆起於四
目之文字也嗟嗟四目四口卽鬼神且畏之况於
人乎又况於千百其口千百其目者乎一嘆一嘆

題星鳳樓帖

余拙於臨池顧酷嗜古今名帖惜力薄不能盡購
第自淳化官帖外凡名帖之烜赫者時獲寓目焉
亦幸十之七矣惟星鳳樓甲秀堂二帖止聞其名
因憶祝希哲家世購藏名帖最富及今龍川僅携
甲秀帖於宦箠中至語人曰日夕與此帖相對甚
熟其珍愛如此吳文定公原博精八法其家集亦
有甲秀帖跋語謂此帖迺少時所藏爲劉廷美僉
憲借去僉憲沒三子異居遂分裂之公登第後三
子各持其半以還公復合于一是本故不完而所

勒石久已亡去故公尤惜之不知希哲所携即公
所跋者否余初購此帖於金臺邸中殊費餐錢一
歲喜而欲在其標目曰廬山陳氏甲秀堂帖及閣
帖尾則趙彥約摹勒上石於南康蓋星鳳樓帖也
賈人日不知書第聞甲秀嘗爲吳祝兩名公所賞
故借名眩人耳昔人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余買甲
秀得星鳳亦足以重也獨惜此帖非完物與文定
公甲秀帖目多少適均獨此帖關秦權量銘及漢

鄧騭破羌竹簡 耳星鳳帖石亦應不存故行世甚

少日來海內好事者想亦不乏二帖似尚可購子
若孫有篤於嗜古志於臨池獲從諸海內再購此
二帖爲寶研亭中箕裘一徵亦繼述者大快事也
故書數語以付囑之萬曆甲寅至日西園公題於
清音閣

吳文定公所藏甲秀堂帖目并書於左以便購
求

周石鼓文

秦泰山銘

秦權量銘

漢鄧騭討羌竹簡

隋煬帝序曹子建帖

晉王右軍荀侯帖 唐歐陽率更

顏魯公倣右軍帖 祭文稿

懷素三帖 李太白醉稿

白文公詩 宋司馬文正公銘

蘇東坡手簡 黃山谷手簡

余按星鳳甲秀二帖其帖日如一想同一本彼此相摹刻耳第不知孰先孰後而摹手與刻手之精善又不知甲秀眎星鳳孰爲父孰爲子也趙彥約

史所不載其字與爵里無從考證廬山陳氏亦未見於宅書請以俟博古者

此帖趙彥約初刻於南康曹士冕復摹刻於南宋東書堂帖序及陸文裕書輯皆止知士冕有星鳳帖不知星鳳初刻爲彥約也昔者余友屠長卿藏有星鳳曹本語余曰清而不穠當爲太清樓帖之重余未及借觀第法書傳摹一解不如一解曹刻既亞太清則此帖又當爲曹本嚴考矣余藏太清樓帖止第二卷亦吉光之片羽也以較此帖乃知

西園公非續燕石者

偶閱一說甲秀堂帖迺李氏所刻非陳氏也亦不知李氏爲何人又云前有王顏書皆諸帖所未見者後多宋人書則吳文定公所藏果非完物也吳中嘗重摹之惜未之購

題淳熙祕閣續帖

祕閣續帖故有二種一爲宋哲宗元祐中所鑄一爲宋孝宗淳熙中所鑄趙希鵠洞天清錄謂元祐續帖後徙置太清樓又名太清樓續帖自淳化官

帖火災不存幸真蹟尚藏御府大觀中蔡京奉旨摹勒上石它奇跡爲官帖所未收者皆參入之其中右蘭亭敘名大觀太清樓帖嘗重刻於會稽亦名蘭亭續帖是太清樓亦有兩帖一爲蔡本一爲元祐本也及元祐本與官帖皆爲鬱攸所奪故祕閣續帖行世者止一蔡本耳蔡本今世亦鮮藏者余止得其第二卷與此帖稍異不知與元祐本亦相同否或云會稽重刻名蘭亭者卽此帖也古帖爲今人所亂類如此今按元祐淳熙二帖皆奉旨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一
摹勒禁中故皆不著摹手爲誰氏而此帖前人皆謂御史劉燾所摹勒燾又宋史所不載惟黃長睿東觀餘論嘗與燾論古今法書竄諍燾字無言果官御史蓋精心八法者此帖出燾手其聲價故不減太清陸文裕公謂燾求備於王著乃失之麤殊乏風韻此曲筆也余官西省時有四藝館驛字生王弘憲鳳崖者故西省黎惟敬臨池弟子工臨摹嘗摹祕閣續帖十卷皆雙鉤未填墨頗精謂余里中多精珉欲售於余歸而勒石第懸價踰百金非

冷曹所能購至今以爲恨今追憶之當是會稽蘭亭續帖非此帖之初刻也余藏此帖亦不知爲初刻否第非今人僞帖可望而知雖非完物然卷中皆奇跡卽懷素自序一帖較它刻亦更精貧波斯何必聚寶成船幸得火齊木難一二亦足暴富耳子孫其韞積而藏之萬曆甲寅長至西園公題於寶研池頭

題文與可真蹟

陸務觀集中言常游鶴鳴觀卽今薌溪張天師龍

虎山鶴鳴化也其東北絕頂上清宮壁間有與可
留題一詩曰天氣陰晴別作寒夕陽林下動歸鞍
忽聞人報後山雪更上上清宮上看余壬寅歲以
中書舍人得告假滿還 朝取道薊溪時邑令休
寧吳君帶河爲同席友投轄數日欲偕入龍虎山
時以家累不能從因以與可留題問吳吳未及見
也後天師張君世祥居長安與余輩紀綱社事甚
驩亦以此數詢之則曰漫滅久矣與可書可以伯
仲蘓黃米蔡者詩旣飄飄欲仙筆應奕奕可愛羽
流世非曇壤遂至漫滅一嘆一嘆

題蔡忠惠直蹟

自朱攷亭之評一出而忠惠書名遂欲上掩東坡
山谷海岳三公故吳文定公寬爲沈啓南跋四家
書有云世俗甲乙曰蘇黃米蔡寬更定之爲蔡蘇
黃米余謂書亦非一家矣攷亭謂三公爲胡亂寫
壞今三公之真蹟具在亦何嘗有一點一畫胡寫
者乎夫以右軍父子之冠絕古今攷亭尚曰我所
不解其左袒忠惠又何疑焉

題蘇東坡羅池廟碑

坡公學窠書畫爲世所重者醉翁豐樂二亭記表忠觀記柳子厚羅池銘詞甚四絕也王元美曰醉翁豐樂適偉俊邁羅池勁拔古雅表忠姿態婉潤皆公得意筆法皆出顏平原徐會稽余謂四絕之中更以羅池爲勝蓋醉翁豐樂以徇知表忠以近名皆有意而羅池則無意也惟可與法眼論之

題薛尚功鐘鼎篆

館閣書目鐘鼎篆韻有二種皆不落其名氏其一則十卷乃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或曰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所集也其一僅一卷亦不過數十字或曰政和中主管衡州零陵觀王楚所集余又見一本於友人少宗伯朱元价處凡一萬一百一十五^有五字亦不著其名氏第尚功有鐘鼎法帖十卷刻於江州則元价所藏當是尚功所謨無疑

題范文正公伯夷頌

文正公所書韓昌黎伯夷頌其真蹟嘗入泰會之

賈秋壑家我朝弘成間公裔孫從規猶寶藏之
其末有文潞公諸賢及元人題識吳文定公嘗有
手跋而文徵仲停雲帖止錄公道服贊不錄此頌
何也余亦見一石本其後獨有純粹二字而文潞
公諸賢及允人題識皆闕豈公書時卽已刻石故
諸題識未及勒止耶獨石刻後系以秦會之一詩
有曰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余為嘔噦嗟嗟以
公之手澤而闕人於會之之家已為不幸更爲會
之穢筆所污又不幸中之不幸也一嘆

題歐陽文忠集古錄

先賢叢集前代金石法書最富者文忠集古錄趙
明誠金石錄兩家耳洪适隸釋止載其文鄭樵金
石畧止載其名酈道元水經注然亦止載其文與
名最後出者有王球嘯堂集古錄亦不能出於歐
趙二公之外古今金石之湮滅不傳何啻千百也
朱弁曲洧舊聞有謝節使者有石刻千卷名金石
友不知與歐陽腳王諸公同否吳文定跋曰古器
物今世不可多見其銘文題字賴有刻板如嘯堂

集古錄之類歲久板亦毀則印板在人間又賴有
臨摹之者耳然臨摹惟私於一家印刻可公於四
方世之好事者能捐千金以成此舉則三代秦漢
以來之制作人家有之當與孔壁科斗書並傳于
世而老而嗜古如陳君廷璧亦免矻矻之勞矣余
因念文忠之集古已見公全集中鄭之金石畧亦
附見於通志洪之隸釋近已梓於廣陵獨趙之金
石錄則止見其序及易安居士一跋耳若嘯堂集
古則世罕有傳者廷璧吳人余遊吳門數四竟不
獲購求而梓行之以成文定公之志至今深以爲
恨

題朱考亭真蹟

昔人謂朱考亭學曹瞞書楊用脩謂瞞書傳世絕
少惟賀捷表刻本元時尚有之余未及見瞞書何
似第見考亭真蹟頗多徃徃有逼元常者豈元常
亦嘗學瞞耶徃遊新都有以考亭大學中庸注稿
真蹟示余者卽草草而點竄不過數字及居京邸
又嘗見攷亭真蹟易繫本義蒙本數幅皆烏絲欄

大小字分經注書及司馬涑水真蹟通鑑藁本亦
終篇不甚點竄其端慎類如此余故非能書者然
自少壯時每屬詞申楮未嘗起草卽連篇累牘燕
乙亦稀年來數行半札往往易紙仰追二公固慙
端慎亦老已及之由於生平弛懈不能如王紹宗
水墨積習之過也後之稱書者可不勉旃

題張卽之真蹟

安國世稱于湖先生樛察溫夫別號也安國初師
顏魯公然聲價不及溫夫蓋溫夫年八十餘至咸

淳間猶存安國三十八卽棄世書家不可無年如
此余按安國登第甫弱冠時以師友淵源策試士
同人秦垿曹冠輩皆力攻程氏之學王者遂首垿
而安國次之垿檜孫也高宗讀垿策皆檜語故更
以安國爲第一人唱第時有貴人曹泳揖安國於
殿庭請婚焉安國不爲禮時論偉之第安國故爲
湯思退所取士數得峻擢時知平江府張浚力主
復讐嘗疏薦安國思退紹述檜議滋不悅安國浮
沈於二人之門爲世所訾其書之聲價豈以人減

耶溫夫書亦出安國更以刻悉自喜故虞道園極口詆之然溫夫旣引年時有制置使余晦者入蜀以讒劾閬州守王惟忠坐棄市惟忠臨刑曰吾死當上訴于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溫夫傷之從閒居移書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令從孫士倩娶其孤女史言溫夫以書掩其名余謂溫夫蓋以行掩其書者也今錢塘南屏山寺有宗鏡堂額字二尺許雄偉飛動米家父子當亦低頭行書妙法蓮華經今藏閣師蛟門沈公家余獲寓月凡七卷劔拔弩張之勢溢於毫楮而肉不裹骨鋒芒刺人則誠有之蓋書心畫也昔賢謂書宜人品高嗟七二公整價豈在書亦豈在年哉

題米元章詩卷

用修之稱元章詩猶其稱伯高詩也第伯高四詩不惟清逸且有風人之致元章三詩止垂虹亭一絕差可諷詠若望海樓及詠潮二章多不成語知元章者亦以其書足矣何必以詩乎

題米芾真跡

范至能謂元章書自沈傅師來晚年乃入大令之室余謂元章蓋骨蛇溫飛卿博州學記而以會稽父子潤色之耳故其行書宛然有晉人興致溢於筆墨之外而欹側處自是風子憨態昔人評書元章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要自不妨痛快真知言也元章嘗評唐人書草法不入晉格終爲下品豈亦自道耶噫麝煤鼠尾薰染窮年而所就若此有志臨池者可不勉旃

題米元章真跡

米元章與蘇子瞻黃魯直皆同時皆以書名皆不相下蓋蘇黃長於藏蓄而米過於奔放耳此南宮真跡書七言絕四首末有畢長史張掄二跋奔放中又未嘗不藏蓄也古人不可測類如此

題千文

自周興嗣千文出古今臨池家相繼書之各體具備矣其在人耳目之外者唐書有篆書千文一卷亡其姓名宋太祖時有南陽郡王維吉真草千文刻石以獻宣付史館太宗時有孫景璠篆書千文

五十餘體以獻授國子書學博士宋仁宗時宗子宗望獻集虞世南筆法千字文遷資州刺史黃庭睿云虞河南有千文未曾見豈卽宗望所集者卽米元章嘗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其真跡全不見之友人吳用卿已勒石入錢清墨帖中元章語自謂臣少學顏行於小楷了不留意然流麗過俊亦不失爲黃庭兩廡也余按隋書蕭子雲有七字文胡肅注并篆草千文各一卷南平王今並無範製千文一卷蔡遠注梁武帝又常製千字文詩

漢泉注隋潘徽爲萬字文宋胡寅有叙古千文黃灝爲傳胡宏有叙古蒙求凡三十二章亦千文之類也李建中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意倣千文余官西省日常請於三閣師欲彙千文萬文及蒙求汗簡集爲一書以示小學業就緒矣而兩閣師遽拂衣去不獲終事惟蒙求一書四明師始重梓之世皆惜焉然當今字學方興安知無好事者亦獲我心嗣此盛事以嘉惠後學者乎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九目錄

題跋二

題趙魏公小楷悟真篇

題趙吳興小楷唐人絕句

題趙吳興小楷千文

題趙吳興真蹟

又題趙吳興真蹟

題趙吳興十四札

又題趙吳興臨十七帖

題管夫人帖

題元人七賢墨妙卷

題虞伯生真蹟

題詹孟舉真蹟

題宋仲珩真蹟

題宋南宮真蹟

題沈民則真蹟

題李文正公真蹟 題王文恪公古墨林

題徐子仁篆書真蹟 題唐寅落花詩卷

題祝允明真蹟 題祝京兆真蹟

題文徵仲效米海岳行書 題文徵明真蹟

題張東海真蹟 題汪伯玉詩卷

題豐上人翁真蹟 題友人札書

題魏頴超草書千文 題黎惟敬隸潮州韓昌黎廟碑

題友人乞書卷 題沈祖洲卷

題手書孟子三自反章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九

羅浮張 萱子孟奇甫著

題跋二

題趙魏公小楷悟真篇

余往家金陵嘗閱此卷於故儀部董君青芝之客舫中蓋庚寅春二月也時儀部出其所携魏公真蹟凡數十種皆行草惟此卷小楷耳余因憶曾從友人王元美司寇弇中閱魏公小楷粉金書法華經其結法與此卷差別又闕第二卷我朝夏太常仲

昭補之司寇至損一附郭莊與購法華結構細密
肉骨豐適脫胎於北海誠懸之間而此卷蕭散爽
朗蓋以大令肉調右軍骨者極其蜚動則金翅之
翔游風縱橫盤旋有意無意昔人謂魏公之筆如
丹鳳冲霄真定論也且魏公副墨竺乾人間不乏
此卷則與公黃庭僅爲雙壁未審司寇玄珠室中
曾覩此否儀部擊節久之無何儀部指館去此卷
遂爲朱提紹介入貴勢家余幸直給扉數爲人說
墓遂有以此卷贖余者豈宿緣耶及讀儀部跋語

則舫中閱此卷時尚非儀部物也余以懷璧爲罪
堅却之因借觀彌月了此宿緣贖者復堅以投余
往還數四余乃以史館發錢兩歲所積者凡四十
緡售焉此卷非此緡可購第竊意余之文或足償
其半耳今聞司寇法華亦已闌出人間久非弁中
故物謂畢此生不復覩阿閃國矣嗟嗟人間世何
者非楚弓耶余於此卷往來胸中凡十餘年始獲
購之雖有宿緣亦何必長爲清真館中故物也萬
曆乙巳王正之九日書於金臺客邸

題趙吳興小楷唐人絕句

萬曆戊申禊日購藏費吳綾八兩子孫有志於臨池者其永寶之九翁題

巳酉春日嘗閱吳興所書灑筆於金昌與此冊筆意正同皆吳興初年書也

此卷豐媚道逸肉骨亭整十四李北海十六米襄陽得意處咄咄大令此公有韻之文無一語合唐調而故書諸詩豈亦欲以持誦爲歸依耶

桓靈寶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者因遺澁跡靈寶不憚自是會客不設寒具其珍惜古人名跡如此余暇日重裝所藏書畫畫堂講此冊日事臨摹余爲一快乃妄用俗鐫圖章以私識之殊令人有鬻寶之憾幸猶未汚幅中亟令剔割夫手跡微澁尚見憾於昔人况可以惡俗之跡汚我希世之珍乎因書數語誠之汝輩凡見祖父所藏名蹟第能諦玩更加珍惜便稱克肖不宜妄加點澁佛頭放糞也甲寅仲冬日西園公書

初學臨池宜先工楷此帖以楷兼行欲工楷者不
宜學也楷書之法最上歐陽信本九成宮帖近日
董太史玄宰戲鴻堂帖信本千文亦居其次夫不
能楷而先行是嬰兒學步尚未循牆遽欲超距有
不什者否矣壹其勉之

題趙吳興小楷千文

二十年前余嘗閱此卷於新安友人汪子山真州
客邸有方希直先生跋語宋舍人仲珩謂爲魏公
中年最得意筆極其讚嘆者無何子山登鬼錄生

平所藏法書名畫可數千金卽舉羣失之不知此
卷入於誰手余往來胸中亦二十年矣歲壬寅乃
獲購於錢唐一好事家而方跋之爲烏有民則一
跋又從它卷闌入於此携李項子京圖章具在此
近時市賈狡獪徃徃取古人名蹟一卷而兩割之
各爲一卷蹟真則跋僞跋真則蹟僞以便兩售亦
浦珠津劍之一厄也余藏魏公真蹟頗多獨此卷
秀潤流麗如三河少年千金裘馬過青樓而墜鞭
據黃鑑而索酒一種豪俊憨態橫溢楮墨間與余

所藏公初年小楷唐人絕句悟真篇若出兩手乃
知書以年進卽魏公猶然董玄宰太史之跋旣非
浪語民則學士楷法亦足爲此公兩廡第得泯失
方尚莘買王得羊耳子孫其永寶之萬曆乙卯冬
日西園公題於清音閣中

題趙吳興真蹟

吳興早歲喜臨智永千文壯年法思陵稍後師北
海徃徃有統綺態晚年乃爾蒼雅當在右軍伯仲
間第腕力過人一絲萬鈞俊氣橫溢幸能自把握
蓋功力兼到者惟筆鋒尖而稍挑故神情覺露仰
視右軍之渾深尚隔數塵耳虞伯生曰吳興出而
臨池家始知以晉名書得無唐突右軍乎余藏吳
興真蹟數種皆其最得意筆過錢唐嘗見其秋聲
賦一卷乃晚年書惜未購之

又題趙吳興真蹟

昔人論真行與篆隸有方圓之辨余謂真行始於
動中於靜而以媚終焉媚者鋒稍溢出是曰姿態
第鋒太藏則媚隱鋒太正則媚露而不克悅故趙

吳興師李北海其靜均也媚則趙勝李動則李勝
趙故學書者與其方也寧圓

題趙吳興十四札

趙吳興書昔人有些言其傷於媚者余謂吳興王孫
也裘馬翩翩纖穠流麗其人則然其書何獨不然
余所藏吳興小楷真蹟悟真篇一冊唐絕句一卷
及此行書十四札皆姿態綽約真如插花美女臨
鏡笑春百媚溢於毫楮又嘗見吳興小楷道德經
真蹟於新安友人吳孝父處懸價二百緡卷有白

描吳興小像孝甫曰亦吳興筆也恐未必然第眉
目如繡足以掩映數人一如其書必有所本古人
論書如論美女曹子建見甄氏而悅之媚勝也王
獻之讀洛神賦而深悅之而數書之賦之媚亦勝
也黃長睿最知書其咏河南王氏所藏大令遺墨
有云君家大令書盈紙筆勢翩翩趣多媚後世深
悅大令洛神賦而永以爲寶者亦以筆之媚更勝
也先師曰不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西園公之卒老於西園公也又何疑哉余

因論吳興書而拈出之以爲人間世枯柴蒸餅者之戒萬曆壬子秋日西園公書於文隱堂付囑瑩兒其永寶之

又題趙吳興臨十七帖

古人能書未有所師承者吳興故有書才而手臨右軍十七帖至數十餘本此本爲故學士靳公家所藏未有李文正公手跋者雖骨格間有可議而風韻最饒遇得意處咄咄逼人且奇拔過之豈非述者易而作者難乎

題管夫人帖

婦人書於古少見獨石刻有衛夫人與師一帖而已余嘗於長安友人處見趙吳興真蹟一卷管夫人一帖存焉頗俊而婉有雅致不類筭流吳興刑于可想見矣

題元人七賢墨妙卷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故稱巴西宋末徙居錢塘試浙西魁四州仕元至元間辟爲杭州儒學正歷官翰林侍讀學士謚文敏故以書名文

氏停雲館帖嘗摹勒其兩帖入石一與簡齋先生
一與伯長學士卽此帖也其爲名流所寶重如此
獨帖末三月十四日五小字又小兒附謝起居舜
元會欠致意行書十二字停雲帖未及摹勒耳王
元美謂巴西有晉人意而近粗然亦趙吳興流亞
余不知晉人意何若第諦觀此帖運腕結法圓淨
娟雅機神飛動視與簡齋帖矜持約結若出兩手
恐吳興見之亦不能自益一籌也文氏最稱好事
富於收藏祇能摹勒此帖不能得其真蹟而有之

今幸藏余寶研池頭吾子孫宜何如以爲寶耶伯
長學士卽袁文清公。柳自號爲清容居士伯長
其字詳具元史以文章名世朝廷制冊勲舊碑銘
皆出其手余徃徃見其手書亦精心八法者停雲
館亦嘗鐫其與昭文相公書故自不減巴西於吳
興不必數塵也舜元未詳其姓名履闕書中云爲
兒輩畢結勞費不可言未審畢結卽畢婚否

元人丹青有四大家王蒙其一也蒙字叔明其先
吳興人隱居杭之黃鶴山嘗自署爲黃鶴山樵余

藏有松窓讀易圖蓋叔明最得意筆故未嘗以書
著聞每畫其自題款識皆作小篆而書亦以畫掩
耳停雲館帖亦有叔明和陳惟寅姑蘇錢唐懷古
六詩詩既雅麗書亦適拔似嘗仰窺眉山襄陽宮
墻者獨執使尚未由已結構間有逗漏不若此帖
筆圓而機活縱橫沓拖以無意出之能於筆外取
態亦書家之逸品也第與鄧巴西並觀則彼以法
勝此以韻勝不妨雙璧皆可連城

王元美謂倪元鎮瓚以稚筆作畫尚能於筆外取
意以稚筆作書不能於筆中求骨余竊反唇夫元
鎮品外人也世鮮傳其書者然作畫必自題咏余
藏元鎮畫蹟頗多每見其書往往以骨勝筆可謂
筆中無骨耶元人丹青有四大家而元鎮不與焉
亦以元鎮自與元鎮周旋耳故稱倪迂又稱倪顛
不可以人品品其人寧可以書品品其書耶今停
雲館帖亦有元鎮書正與王叔明同和陳惟寅懷
古詩者此帖流利爽朗姿態未嘗不溢非惟遠勝
文氏所摹卽余所藏元鎮畫中題咏諸蹟跡之亦

若河漢豈此帖元美未及見耶士藻孝廉不知何許人或云張端齋尹之子國初皆死於非命其履闕亦莫可考元鎮以書與之云俗人索畫爲苦且嘖嘖稱寃則士藻非俗人可以意想弟端居清閨閣中尊官貴人皆望岫息心何至以紙筆自苦乃爾豈其時正爲張士友所答不欲叫痛之後耶嗟嗟散貲財而去故國豈不自超柰慧業水除復令俗人得以紙筆而踪跡之余於此帖而知所以免於今之世矣一笑一笑

王士廕蕭登虞勝伯史傳莫載曰右曰章曰伯行曰堯臣曰可立曰仁卿皆莫詳其姓雲林者倪迂也蕭字登善幸於曰章者札中見之弟從人楮尾作訊今人無此致也以書品登勝廕勝章而曰右者爲最其腕力皆吳興兩廕卽退亦不失巴西半席獨登善諸生也食力葦蕭至以一碑丐人升斗之水不知勝伯亦爲監河侯否札末復以汝南公主墓碑先容蓋亦嗜古而好事者宜其久潛濁世枯骸於藜藿蓬壁中也士燠不知作何吏乃美

堯臣由博士拜監察御史豈亦久困手板者耶昔
人借書一綆還書一綆糟魚二罌與史記漢雋春
秋纂例俱去右亦行古之道也余藏趙吳興真蹟
十四札字畫入神自是西園翰寶獨其中時有市
易語不及此札與登善一札皆文字交也吾子孫
毋曰史傳未載耳目未習而輕棄之

黃姬水五岳山人省魯之哲嗣也字淳父能稱詩
筆亦楚楚蓋布衣中不墮家風者周公瑕好游王
李間橫得書名嘗自稱六止居士三十年前余獲

晤於王元美司寇署中時余爲狂少年多醉飽之
失故調之曰居士六休惜臨池一未休耳公瑕拂
衣去以今思之此憨語非狂語陳公文燭楚人字
王叔歷官大京兆蓋沾沾自喜與王元美汪伯玉
諸公一矢代興者而諸公不與也今三詩旣不能
佳而書又陳拙於周周拙於黃以跋此卷蓋雅終
奏曲矣譚思重太常志伊其名無錫人當是故大
中丞愷之子其兄思永嘗撰惠山古今攷亦皆游
大人成名者黃詩之金生玉潤周詩之應署永和

陳詩之得王家神蓋爲譚公子饒舌非爲七賢出
筆也余旣重裝此卷不欲遽棄之而復贅數語於
後亦曲雅並奏令吾子孫毋以名蹟輕示饒舌者
庶佛頭可免放糞耳甲寅夏五西園公題

題虞伯生真蹟

伯生常自道云執筆但憑於手熟爲文惟事於口
占此固功力精純亦由學識該洽夫以符篆且能
旁通豈有一物不知之耻乎今江南有藏公真蹟
八分擬峴臺記四字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
記十二篆字又楷書記文一通詩與跋各一首爲
太僕家物皆公最得意筆惜未之見

題詹孟舉真蹟

希元字孟舉號達庵又稱丙寅訥叟婺源人留都
宮門官署諸扁額皆孟舉筆也信手拈來從心不
踰端重巖整中能寓蒼勁雅秀之趣故能絕冠一
時小楷圓媚文太史停雲館帖曾刻之惜乏高朗
耳余徃游新安於友人汪伯玉處見其早朝詩四
幅字五寸許伯玉謂其彷彿歐虞索價甚高余不

敢首肯也

題宋仲珩真蹟

米南宮云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此非通論然張且貽譏况其它乎書家惟草最難必懸腕中有拔山力乃饒爲之古人臨池接踵而草聖僅一張顛王氏父子豈不雄視千古第亦行十七草十三耳我朝二百四十餘年竟未聞有能望顛草脚汗者邇來稱草頗歸希哲是以赤董克丹砂也仲珩善書自其家學第學士止善行書雖秀朗而稍傷於媚仲珩楷書吳興草書長沙而闌入長史圓熟流麗有運丸弄斤之勢雖結法小疎工力未至時露一二麓枝硬葉然馳驅能範品亦高華方希直嘗評其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又如丹鳳冲霄祥雲捧日此豈希哲所能並駕乎

題宋南宮真蹟

國初書家必稱三宋謂璿克廣也克別號南宮生楷師鍾繇章師皇象余嘗見其真蹟草書續書譜

楷書七姬志及索靖草書勢亦自適俊咄咄逼人而章草更勝第氣韻過於嫵媚故時論稍以穢穢病之二沈兩錢相踵其後穢穢日甚遂成雲間字派迄今此地書家皆未能脫豈書亦有方土習氣耶日來董太史玄宰憐然反古取法雖博亦終不失爲雲間人也

題沈民則真蹟

民則小楷秀媚且精熟第師法不高耳草亦可觀分與隸次之與民敬皆出元人揭法及詹孟舉民則際遇 文皇歷事 累朝寵眷莫比一時館閣諸老無不忘勢位與之交好非其人之賢何以得此昔賢論書謂須人品高非迂論也余官西省踵公之後故詳述之

題李文正公真蹟

文正公尊人憇庵公嘗衍永字八法變化三十二勢爲式及結構八十四例而論著之景泰間嘗上於 朝不果用及文正公當軸關中有國子生宋灝乃摹勒大字勢式入石而例論字小又多殘闕

文正公因復手勒之篆其前曰憇庵府君字法手
藁往居京邸嘗購求之不可得詢之海內臨池家
亦未有能道之者第文正公精八法此卷乃家學
所受憇庵之筆想亦可傳惜未之見也

題王文恪公古墨林

李文正公嘗手跋公所藏古墨林卷宋則眉山豫
章莆田南宮樛寮元則困學邵庵伯衡伯溫雪庵
我朝則姚少師楊鐵崖陳文東宋伯溫皆真蹟
也末曰時在閣署與守靜焦先生同觀守靜焦公

芳也復曰守靜云趙松雪過酒肆見酒帘字謂當
世書無我逮者此書乃勝我問知爲一僧書則雪
庵李溥光也卽薦之朝累官昭文館大學士王公
亦云姚少師嘗還吳亦見酒帘字問知爲一少年
書遂養以爲子亦薦於太宗皇帝官至太常少卿
今其子孫存焉是二事皆奇而相類故附而書之
余嘗於吳中獲見此卷益三嘆焉閣署機務之地
三公機務之臣皆獲以其餘力遊戲金題玉躐間
而從容於吮墨濡毫之事非遭逢清豫能若是乎

余官西省以筆札給事閣署者凡八年諸元老之
鼓吹休明主盟大雅不減三公第未聞有一日有
片語而及翰墨者豈機務果爾動勦抑約法三章
文筆者抵罪耶嗟嗟李文正王文恪風流儒雅留
心翰墨誠爲右文名世守靜何人而亦能談趙吳
興薦賢事如此後之人上不能爲文正文恪下且
有媿於守靜吾不忍言之矣吾不忍言之矣

題徐子仁篆書真蹟

余往家金陵得子仁書甚夥然數爲友人乞去不

甚惜今所藏止韓侍郎夜燕圖卷三篆字爲王元
美所賞者終不能滿人意謂之墨豬非輕詆也我

朝篆法有滕吏部用亨程太常南雲金太常湜
李文正公東陽喬少保字景中允暘及子仁數人
耳子仁沾沾自喜謂能伯仲周伯琦而余不以爲
然也篆貴方勁更以古而拙者爲勝子仁綺麗未
除卽欲爲伯琦捉刀不可得敢鴈行乎近代文太
史徵仲庶幾方勁第於子仁尚在兩廡徵仲而下
余不欲觀之矣近日評書者以子仁之篆爲我

朝第一賤程金李諸公能不反唇

題唐寅落花詩卷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弘治十一年應天鄉試第一及試南宮大學士李東陽禮部侍郎程敏政同主試事尚未撤棘道路紛紜謂敏政以賄漁士給事華景林廷玉相繼疏論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皆敏政所漁者也於是敏政鐫職遂以憤卒寅等悉謫爲縣椽悉錮其身夫寅一婁人子耳甫脫縫掖安所得賄敏政以奇童掇巍科弱冠輒踐鴻

華且爲故相李文達公快婿分席秩宗矣何急於賄而兩人者卒被此名也毋亦柄文如敏政喜於得士躁進如寅勇於酬知相噉以名相授以鱗遂令媚嫉之輩讒慝之口得以兩敗而俱傷之如往年余友湯太史嘉賓韓太史求仲輩之爲者嗟夫悲夫文爲命憎名爲物忌古今寃酷豈特一寅而已哉寅故精繪事以吟咏自喜一遭無妄輒頽然自放以耗其雄心於翰墨之間時以自寫其侘傺無聊之意故一往奔詣技日益進而名日益高片

紙隻字世爭購焉余所藏寅畫頗多如夜雨重泉
圖木橋清曉圖及此卷皆其最合作者大諦寅之
畫勝詩詩勝字其畫自宋李營丘范寬李唐馬遠
夏圭以至元之趙吳興王叔明黃黃鶴無所不涉
入而此卷則秀潤婉麗且行筆縝密寓意冲雅迥
異它作王元美謂寅畫有韻度惜小弱耳殊不爾
也又謂其詩如乞兒唱蓮花落其少時亦復玉樓
金埒又謂其如父老談農桑事事實際中間作宛
至情語當由才未盡過此則胡釘較矣此落花詩

十章宛至情語固其所饒而柔情綽態如泣如訴
以寅之才遭寅之禍而永言及此固以自况亦以
自悲也胡至作蓮花落又胡至作胡釘較耶余展
其畫數讀其詩不勝身世之感欲追和之以綴卷
末惟讀至風情多少愁多少百結愁腸說與誰又
爲之憮然輟筆者數矣第寅固自稱爲六如居士
者蓋取金剛經偈語如夢如幻寅宜能自了了而
詩畫圖章徃徃稱南京解元豈破甑尚足顧而落
花辭條尚有故林之思耶一笑一笑萬曆乙卯冬

十月西園公題於清涼界中

題祝允明真蹟

我朝書家之才希哲自堪獨步惜工力未至而興趣雖超根蒂終落輓近耳余畜希哲真蹟頗多每幅初筆數行執使皆未由已至六七行後始覺和適又多倦筆柔條老翰彼此雜出王履吉以爲抗衡大令得無曲筆乎

題祝京兆真蹟

人不可無年不惟文章即臨池家年亦不可少也

近代如文太史徵仲祝京兆希哲二公余數見其真蹟徵仲雖年已耳順書學尚未精工結體時有出入六十以往稍稍合作八十九十始覺從心若希哲行楷自吳苑履草書自徐武功中年乃敝命宋仲珩晚歲始窺山谷師法原自不古及宦拙無聊乃精心刻畫幸才質過人能令見者驚愕而工力尚淺終不如徵仲之精純也王元美謂希哲在大令下李懷琳孫過庭上又謂其得懷素骨豈欲其於無佛處稱尊耶元美亦謂鍾太傅七十六其

子司徒僅四十五王右軍五十九子大令四十三
卽天假以年格已定矣第學祝不成尚可類鶯學
文不成祇類犬耳臨池者慎之

題文徵仲效米海岳行書

余藏衡山文公書畫真蹟最多皆分授兒輩唯此
卷常置案頭非特以字畫之工而已王元美謂公
生平不作應酬詩故其語多韻余按公以薦起諸
生中邇籍翰林甫三年輒乞骸骨時政府楊公廷
和張公孚敬大司農李公克嗣大司寇林公俊非

公父執卽公執友也左推右輓若謂朝廷不可

一日無公者公掉頭去是以公生平不作應酬人
故能不作應酬語耳余官西省正從公後乃輕擲
五尺軀日握三寸撲邀馬蹄間不無棧豆之戀遂
令便便一腹飽長安塵者垂九年旣不自引去更
復徘徊垢膩之區與壟斷之夫爭錙銖而較盈詘
必爲人所齟齬乃踉蹌歸卽千秋自賞名山可藏
第生平無一長可稱韻士安得有一言如公韻語
乎昔王元美初年得公書畫不甚經意最晚乃爲

公作傳津津不休曰吾以懣悔也余論世益頭金
鱗池畔有紫薇數本每繁花大放輒悲思往事不
能喻之於懷一展此卷至山林相對依然好何必
絲綸閣下看又相看別有江湖樂不羨高懸玉帶
人若爲西園公懣悔於三十年前者然余旣罷歸
非曰絕交故多負俗人固避我我亦避人不至如
公曲巷使君來車馬破蒼苔之語又覺公詩一閒
便出酬酢無心亦復爲煩不得不爲公下一轉語
矣此卷詩凡七章文氏五代集及甫田詩選皆未

載然公往往喜書此詩以貽人余所藏公八分爲今
友人王徹所梓行者亦此詩也甫田詩選公手自訂
者絕句近體凡一凡首美則美矣不如此詩讀之有
天際真人想公不以入選者豈此韻語欲求解人亦
不可得故行卷中不必存耶公書在我朝足爲二
王雲仍獨少從李太僕楨伯吳少宰原博游二公皆
漸於海岳者是謂以藍出青此卷筆活機流豪縱跌
宕信手從心一種恬雅安和之意藹然毫楮間絕無
海岳狂恠歎傾慙態更青於藍八自謂戲效海岳恐

西園存和 卷之二 十一
海岳見之亦當低首也余嘗謂公書望之可知其
爲韻士亦可知其爲端人故常置此卷於案頭豈
惟懣九州鐵鑄錯不就之悔乎暇日重裝因綴數
語於末復令焯兒書公傳以系之欲令子孫知其
前人之寶愛此卷非特以字畫之工而已

題文徵明真蹟

徵仲少從吳文定公游師法眉山李禎伯見之曰
何至隨人步趨始變其法稍窺魏晉精緊沈著有
從容閒適之趣遂能步塵唐雅齊肩宋元我朝

書家鮮有其儷獨區區於竿牘中摹索古人故往
往爲法所縛又字字一律不能變化止工行楷而

草聖槩未之聞今人稱書必曰文祝不知二公亦
自有工拙也如名法家徵仲高處可爲引繩吏而
緩急皆宜希哲高處不過爲舞文吏緩則梗澁急
則奔忙矣故文卑則刻畫無鹽祝卑則攝入蛇鬼
大諦文蘊籍而祝豪宕亦人品殊也吳兒善自位
置更相爲重地當東南都會聲價易於蜚騰第以
古人當前不過如何李文章在我朝則爲晚唐

而已或曰徵仲之書與注伯王之文皆千篇一律者余亦以爲知言

題張東海真蹟

東海以草書名一時嘗有謂大者勝小者陳公甫謂其好到極處惡到極處故評書者目爲狂誕不知其出聖母帖也聖母帖自是長沙別一門戶其中有蝸牛老角科斗脚肥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古法特不善用耳夫不善用古法旣爲東海近有某子甲者又不善學東海遂至狂縱自肆如病狂人更復使酒吾何以觀之哉

題汪伯玉詩卷

此余友故司馬新安汪伯玉詩而劉季然筆也季然名然亦新安人爲伯玉門下士伯玉能詩不能書居常小小應酬卽半指赫蹠亦皆倩然筆故然書遂噪一時時雲杜李太史本寧亦不能書凡有所撰述亦皆其弟本石代書二公並以不朽之業狎主齊盟而皆有所短如此然書娟麗其合作處可爲趙吳興雲仍此卷更爲然得意筆萬曆庚寅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九
余游新安館穀伯玉太函中凡半載得然書最多
皆爲友人持去獨此卷及伯玉贈余詩一挂幅存
耳然故婁人子時人徃徃以遊伯玉故爭購其書
所得金錢可治中人之產皆爲勾欄中揜錢樹子
耗盡別余之明年卒以髓竭而死歲戊申余分司
吳關嘗移書伯玉介弟仲嘉求其後人於溝壑中
而不得也然死之明年伯玉亦相次遊岱伯玉之
詩與文及然之書其聲價亦相次遞減杜少陵曰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余重裝此卷款歛者久
之

題豐人翁真蹟

道生人翁有書才而未俊有書學而未融時輩見
之謂其諸體咸備能不歛衽一以古人當前便覺
神氣頓索獨於狂草得意處徃徃可以主鬯顛素
卽出其下駟亦能走文太史祝京兆之上駟者也
其論書於唐不取賀知章徐季海父子宋不取蘇
子瞻黃魯直元不取鮮于伯機明不取宋南宮王
履吉昔余友王元美謂其常別有意余固反唇若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九
詹應鳳謂其枯硬不脫遂病形骸又如巨室老奴
事事慣習而無家主差奴使婢之槩則又未免爲
猪嘴關矣詹頗以書自名遺蹟具在能有一筆可
望人翁脚板否

題友人虬書

仙人書世多於虬畫中得之鮮有真蹟余聞宋時
溧陽有斗子坐盜官廩估籍得鍾離權草書其末
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槐如一劍狀至今尚存
溧陽人家惜未之見

題魏穎超草書千文

穎超京山人余友李太史本寧妹婿也歲丙戌余
家金陵穎超亦移家以背鼓篋太學游從兩載甚
驩久之穎超厭場屋拜官鴻儀時雲間有周祖叔
宗者以布衣工臨池游長安挾貴人爲重穎超故
不能書偶從叔宗乞書不卽得遂怫然語余我十
指豈終爲懸槌乎乃閉戶三月習書書成示叔宗
叔宗氣索於是魏鴻儀之書大噪長安幾令叔宗
無處生活然穎超故貴公子能經生家言又數稱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九 五
詩爲我輩面孔中人亦徃徃挾其書傲倪時輩叔
宗故態躬自蹈之居長安甫兩載輒檢校南京兆
又輒丞靈寶無何復以考功令罷歸不能如陸希
聲之攀援誓光首座噫亦數奇矣顧穎超獨喜爲
余書常滿箱篋皆爲好事者持去今所存者止此
冊及屏風閒居賦而已穎超產不及中人好游閒
入官益落余分司吳關穎超千里命駕時叔宗亦
以歌缺並肩而至王伯毅錢功父欲爲兩君射戟
余折其矢兩君皆代興矣何必中此叔宗遂快快

去而穎超獨留凡兩月余爲治裝差不薄故此二
書皆其最得意筆穎超亦喜而詫余足以償食魚
而出車矣穎超偉軀幹滿面皆黑瘢余輩嘗呼爲
魏麻子一日余偶詭之穎超故自超第犬旣超君
之腕而不超君之頰何也穎超啞然反余孟奇故
自奇天旣奇公之頰而不奇公之腕又何也蓋余
幸白晢而美第臨池拙耳一坐大烘甲寅秋瑩兒
重裝此冊因念穎超別八歲遠矣穎超少余十年
腕力尚健其書想復超乘蓋從大令入門時或涉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九
足襄陽執使適利結構俊爽而流麗娟雅處當有
日進無口退究竟堅固南可以割董太史玄宰半
席北可以分邢太僕子愿一鼎者也邢董二公皆
余臨池社中龍象叔宗吳兒襄陽所云驚諸凡夫
者具已別詳

題黎惟敬隸潮州韓昌黎廟碑

余故不善隸然獨喜隸而猶獨喜黎秘書惟敬所
隸韓昌黎廟碑則昔者余友楚人丘謙之守朝時
所爲請也惟敬衆體俱擅至隸猶爲受禪勸進當
冢殊有浮雲驚龍怒猊渴驥之意此碑挑拔平勁
以鐵手腕作折刀頭大是合作夫品以昌黎文以
子瞻請以謙之筆以惟敬豈不千載稱奇然竟不
能以無脛而歸潮隄十有八年余乃從黎惟仁游
始得而輦以歸之嗚呼字寶八地非舒元與則李
趙郡烟顏塵容祇爲同里糞土耳代與者寧無願
焉羅浮張萱識

題友人乞書卷

蘇文忠公嘗評陶靖詩由豐腴造平淡辟食石蜜

中邊皆甜余謂書亦宜然夫書不外老與稚麗與
雅四端必稚中藏老老中藏稚如猶龍公初生便
堪几杖卽流沙言邁復是嬰兒必麗中藏雅雅中
藏麗如謝道韞環珮鏗鏘而林下風氣溢於眇眇
雖淡粧濃抹位置儼然卽羲獻復生不易吾言矣
古人論書皆上骨力而姿態次之印印泥錐畫沙
屋漏痕皆骨力勝也蘇文忠公以書噪一時而猶
有側筆取態之說則骨力少貶耳故學古人書者
非僅得其姿態不得其骨力此折枝海棠不連鐵

難煉之生意止可添粧

書家必先楷而後草昔人論之詳矣余於京邸中
嘗見顧愷之一粉本畫曰斲琴圖者其筆法勻圓
勁淨精入毫芒渾如古人篆書象形意因知唐宋
以前畫家未嘗有寫意者張僧繇吳道子李伯時
出雖稍變其法漸趨簡易然猶知以晉人爲宗惟
至於書家之行草盛行而後畫多寫意此畫之衰
也是書之有草也亦書之衰乎故趙襲嘗著論以
非梁孔達姜孟頫至欲廢棄草書固非通論第不

先學措而先學草是未能曳踵便欲超距有不什者否矣

題沈祖洲卷

長生家數言祖洲爲十洲第一詳余家老朔記中說雖荒唐然曼倩非荒唐人也漢武帝廼秦政後身輪臺未罷前其鎬池未訊之日乎谷量白骨室鮮黃馘安得瓊田神芝之叢生牆下嗟哉曼倩以譎諫矣今天子明聖民皆登於仁壽卽有銜芝之鳥無所用之世豈知有祖洲耶余友人沈伯聲

常自稱爲祖洲先生豈誠如吳君允地所云諷秦諷漢耶余於曼倩故署凡七年不能數竊庶余索桃爲西王母所綏頰一至集靈臺陳說祖洲故實今出就外廷矣萬一聖天子召君問祖洲誠否如朔言神芝之叢今長幾許徐君房踪跡何似童男女生聚當日蕃亦知有漢乎君其何詞以對夫人不怖歿何必不歿生自不生胡用長固知曼倩以譎諫君以譎號者也余憶祖洲之次有瀛洲焉距國中更十倍祖洲而遙君之介弟實主之明年

度索菴花復放時君其速治裝就第飽飲玉醴泉
彼養神芝何足道哉今伯聲以祖洲卷索余韻語
爲諸君子續貂故復綴數字於左方若祖洲先生
則允兆能詳之余可不煩一詞矣伯聲嫣然子亦
曼倩後人也得無譎我乎余謝不敏君其問諸介
第

題手書孟子三自反章

古今聖賢以自反垂訓者不一而足然至明且切
未有如子輿氏三自反之章也余竊疑之謂爲妄

人爲禽獸得無過與曾子之稱顏氏子也曰犯而
不較又安知人之爲妄爲禽獸耶橫逆而至於伐
木削跡已甚矣子路慍見孔子則援棊而歌不知
有陽虎又安知有橫逆耶夫顏氏子去孔子一間
者也子輿氏去顏子一間者也子路去子輿氏不
知幾塵矣是以及于孔悝之難余家子臺不知天
地間何者矣惡故禍患無從而來夫終身之憂一
朝之患皆從天地間美惡中來耳余家世單微門
祚衰薄廢棄以來避影匿跡每聞落葉輒恐碎顛

然里俗既澆橫逆日至跬步卽絀荆棘親朋化爲
戈矛非惟不敢校不能校亦不知其爲可校也先
廟旣成竊爲誡十五章書於庭以誡子孫多自父
語一日郡大父邵公養愚過而讀之喜動顏色乃
命余爲書子輿氏三有友章曰請事斯語非一日
矣余遂勉短爲書此卷而復綴數語於後

